

坐看苍台



有关于生命和存在的真相,从来没有绝对的答案,所谓的答案,只不过是自己采用的角度。

一个人的后山

□江徐

凌冬将至,小春日和,公园里的菊花开得如火如荼,惹来蝶飞蜂鸣,好不热闹。仔细去分辨,常见的白蝶、罕见的黄蝶,穿着豹纹的蛱蝶、翅膀微微发紫的灰蝶,偶尔还会飞过一只自我伪装的枯叶蝶,简直比真正的春天还要有春天气象。纷纷扰扰的尘嚣之外,这无人光顾的公园一隅,因一片自开自谢的花丛、一群不请自来的蝴蝶,成为冷冷清清而又风风火火、袅袅悄悄却又热热闹闹的自在小天地。

蝴蝶,这种沉默而敏感的精灵,或许在梦中向庄子学得随遇而安的活法,飞累的时候就在花上歇歇、叶上歇歇、草地上歇歇、树干上也能稍歇,随时随地可以歇上一歇,就连萍水相逢的狗尾巴尖尖儿也可被它借用为立锥之地。一只黄蝴蝶翩然飞过,忽上忽下,款款悠悠。它让我想起电影《步履不停》的结尾——父亲去世后,一家人办完葬礼从墓地返回的途中,母亲看见一只黄蝴蝶,告诉身旁的儿子,她曾经听别人讲,冬天不死的蝴蝶来年就会变成黄色。听过这种说法后,每次看到黄蝴蝶,她都会觉得心碎。为什么要因此觉得心碎呢?我很想知道,可是电影中的儿子无心追问,母亲也没有继续讲下去。关于蝶恋花,张爱玲年轻时候的闺蜜炎樱的表达倒是很玄妙。她说,每一只蝴蝶都是花朵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

生存、死亡、灵魂、梦境、因果、今生前世,我有时会围绕这些内容无着无落地漫想一阵,然后无所聊赖地撇开,将目光和热情贯注于面前的色相世界,同时提醒自己——何必呢,何必要像哲人那样去思索那些形而上的问题?阳光很好,花儿正艳,无须潜入海底探究所谓的真相,浮游于现象的海面,玩味世界表层的色彩,轻松一点不好吗?就比如在公园,跪在草丛中对准偶然遇见的黄蝴蝶左拍右摄,一只色彩斑斓的花蝴蝶飞入镜头,翅膀一张一翕,仿佛在说,拍我呀,拍我呀,我更漂亮。就这样停驻色相、玩味万物的时候,旁若无人自己跟自己玩耍的时候,人往往是肤浅而愉悦的。这个世界是色彩的世界,也是色即是空的世界。玩味色彩,即是在玩味世界。

公园里没有人的时候,我就将这里视为一个人的后山,随意晃悠,凝视一切,通过凝视而拥有一切。附近有两三只猫,吃饱睡足常来公园闲逛,懒懒地晒太阳,虚度光阴,悠悠自在。小小一块荒原,也可成为它们的乐园。

一只看起来涉世未深的小白猫,踩着优雅의猫步过来了。扑蝶是它喜欢的游戏。这里的蝴蝶多得很呐。一只枯叶蝶落在一朵菊花上,它看见了,于是趴下身体,匍匐前行,凝神屏气伺机以待,靠近时腾空跃起使上一招黯然销魂掌。嚯嘿!千钧一发之际,蝴蝶移行换影,就那么轻俏地避开了。小白猫并不气馁。机会又来了,远远的,它又瞅见一对儿蝴蝶,正栖在花台上唧唧我呢呢。于是蹲下身子,匍匐前行,凝神屏气静待时机,最终使出一记棒打鸳鸯掌。又没成功,眼看着就要打着却偏偏只差一点点,人家蝴蝶俩已是缠缠绵绵双双飞走了。冬日下,在蝴蝶翻飞的花丛中,小白猫先后使出冰蚕掌、般若掌、红砂掌、蓝砂掌、碧波掌、虎扑食掌、飘雪穿花掌,它和它的父辈一样,这些基本招数天生都会,而且无师自通。就这样屡试不爽,却屡试屡败。它永远不会明白,自己需要加强练习的是轻功水上漂,还有减肥。后来或许乏了,它在又一次扑空后转身来到灌木下,作贵妃躺,那一小片树荫好似一席八尺龙须方锦褥。眸子中秋水流淌,似有几分落寞。稍息片刻,调整了状态,它重又感到无聊,于是站起身再次去招蜂引蝶,间或也会不自量力地惹一惹路过的单身狗。

我站在一旁静赏这只猫咪的行动,忽然觉得自己如同它那样,借由文字、花草、蝴蝶和其他自然万物玩耍嬉戏。变化万千的方块字,就像玩不厌的,可以组合出无穷花样的积木。每一次的起心动念,好似庄生晓梦迷蝴蝶的蝴蝶。不同之处在于,猫无法成为自己的观察者,而人能够调动作为人的主观能动性观察外在世界,也可能回过来反观内在宇宙。人可以同时成为观察者和被观察者。无所不能的人类,就一定比阿猫阿狗聪明吗?我想未必。就拿公园里这只小白猫来说,明明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吃了上顿下顿还不知在哪里,但它完全不会因此而焦虑、忧愁,它全然活在当下这一刻。从某种层面来说,不会说话、不会自省の动物反而比自诩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活得更像一个人。夏目漱石在其小说《我是猫》中,以猫的口吻对人类舍本求末的德性进行揶揄:“人哪,为了消磨时间,便是鼓唇摇舌,笑那些并不可笑、乐那些并不可乐的事,此外便一无所长。”

很多作家对蝴蝶具有特别的关注。苏东坡年少的时候读《庄子》,觉得庄子能言他所未能言,他能从庄子那里获得灵魂的共鸣。也许是念力所致,苏东坡也曾像自己的精神偶像那样,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蝴蝶,在梦的世界里获得“栩栩然蝴蝶、一身轻”的奇妙体验。稍晚于苏东坡的北宋诗人谢逸,对蝴蝶有一份偏爱,写下“江天春晚暖风细,相逐卖花人过桥”“狂随柳絮有时见,舞入梨花何处寻”等等三百多首咏蝶诗,人称谢蝴蝶。俄罗斯作家陀博科夫在创作小说之余,更是沉迷于蝴蝶研究,绘画出一千多幅蝴蝶解剖结构插图,之后出版了相关书籍和图集。还有西方拉美文坛巨匠博尔赫斯,他认为自己和相隔二千多年的东方哲学家庄周先生具有心灵上的链接,并且从小说创作者的视角对“庄周梦蝶”进行另类的解读。在这位幻想文学大师的眼里,蝴蝶这种生灵,优雅、美丽又稍纵即逝,无疑是人生如梦的最佳比喻。

关于生命和存在的真相,从来没有绝对的答案,所谓的答案,只不过是自己采用的角度。不同的角度,自然会呈现不同的结果,带来不同的理解。一个人如何看待蝴蝶,相应的,也就如何看待人生。但无论如何,选择以审美角度看取这个世界,或许是最值得的,至少可以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

阅读也讲究气场

□李新勇

的精妙。即便是现在,也有许多领悟不到的地方。

他:《繁花》我看了三遍,每次都是愉悦的阅读体验。

我:我只读了一遍,不错。只是赶不上我读贾平凹、霍达、莫言、阎连科、韩少功、阿来等北方语系作家的作品那么带劲。

他:读《繁花》,我常看了几页,忍不住掩卷叹息。娘子问我做啥,我说真正写得 好,妙不可言。有时候我还要回去将刚刚读过的几页再读一遍,实在是好呀。我前后三遍都是这么读的!

我:就像收音机与电台,你们对上频率了,这就叫气场正对、如同己出。还有哪本书给你印象深刻,也就是阅读过程跟阅读《繁花》一样?

他: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我读过,非常好,佩服的。

他又说:还有一种情况是,比如某某某的《某某》,内容很好,但文字糙了一些,或者说不够雅驯,我也不太喜欢。另一种情况,尤其是一些女作家,动不动就来一长段抒情式写景,且与主题并无太多关联,弄得像中学生优秀作文一样,我也不认同。

我:个人的喜好看来多半不能作为小说好与不好的界定标准,挑选自己喜欢的——也就是对得上气场的读就是。读小说,没有其他目的,第一目的就是愉悦,第二是愉悦,第三还是愉悦。

他:你这是对读者的最低要求。有时候我也掩卷沉思,获得一些教益和启发。

我:像你这样的读者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你做生意是不是也这么认真?

他:都是我自己亲自干的,不二法门。然后发来一个微笑的表情。这话和表情让人放心且舒心。

不妨挑一段《繁花》中的文字:二楼爷叔探出窗口说,小毛,我讲过多少遍了,此地不许生煤炉,拎得远点好吧。小毛不

好。但王小波、张炜、莫言,他们的书我买了,几乎没有一本读完的。《生死疲劳》风头正劲的时候,硬着头皮读完,承认写得 好,但缺乏共鸣。

我:我多年以前就发现了这个南北方文化包括方言差异带来的阅读快感问题,只是到现在还没工夫研究一下其中的差异,以后准备就这方面的问题写一篇文章。就我个人阅读习惯而言,不管南方的还是北方的,只要是好的,两个字:通吃。

他:你跨越了亚文化的文学隔阂。我:得益于巴蜀文化和江海文化交融,使我仿佛多了一种触觉、一只眼睛。巴蜀文化当属北方语言体系,属北方文化;江海文化则属于南方语言体系,属于南方文化。

他:如果描写城市题材的,隔阂就不大,但如果以乡村为叙事场景的话,差异就大了。城市,抹平了文化界限。

我:如今不管东部西部、南方北方,城市的面貌在同质化,个性被淡化;乡村也同样如此,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乡村道路硬化、白色化,让每一个乡村的面貌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变出差异性,而是变得彼此越来越相像。今天的文学作品不管写乡村还是城市,其差异性还是文化上的。

他: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不仅影响读者的阅读,也影响作家和作品。我最近在读金宇澄先生的《繁花》。

顺着他的话,我决定再将文化上的差异说透彻一些。我说:大多数北方语系的读者读金宇澄先生的《繁花》,都估计无法透彻理解沪上文化的精妙。其实金老师在写作的时候,已经对沪上方言和文化进行了普通话化处理,何况上海是国际化大都市,其经济文化地位和对世界的影响力,决定我们经常都要接触沪上文化。可就算如此,要是没有二十多年在启东生活的经历,我绝对无法透彻理解其中



赛博城市(AI绘画) CFP供图

定力就是定心、定神、定行之力。过硬的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是新时代为官处事的“秘籍”,时时管用、终生受用,须倍加重视、注重养成。

为官必须有定力

□凌云

复杂的形势变化中始终坚持“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正确方向。

增强纪律定力,守住纪律底线。要切实将纪律转化为自律,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在意识深处设置底线、划出红线,工作上要大胆,用权上要谨慎,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稳得住心神、经得住考验。自觉维护党的政治、组织、廉洁、群众、工作和生活纪律,始终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和健康的的生活情趣,做到知敬畏、守规矩。

增强道德定力,追求高风亮节。做官先做人,为官先修德。“政者,正也。”就为官者而言,“有德有才是上品,有德无才是中品,无德无才是庸品,无德有才是毒品”,德乃才之帅也。面对充满诱惑的社会现实,为官者必须做到“常修从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切实把“讲道德、有品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思想、作风和工作上做先锋、当表率。

增强抵腐定力,常破“心中贼”。抵腐定力,指的是抵制腐败的意志力、坚忍力和自制力。戒能生定,定能生慧。聪慧的人,勇于勤掸“思想尘”、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坚决把一切会损害自己的东西戒了,自然就产生了“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的抵腐定力。而有了这样的定力,别人怎么诱惑你、勾引你,你都可以内心毫无波澜,以内无妄想

字韵歌风

一天,在看完一部长篇小说之后,我在微信朋友圈推荐了这部小说。这部小说出自一位在京的苏北作家之手。据说这部小说超过他上一部长篇。这个作家我们相识多年,他比我小7岁,他的每一部作品都给人惊喜,已获得过包括鲁迅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在内的许多重要文学奖,很有希望获得茅盾文学奖。我曾评价他说:你是可以进入文学史的人物。果不其然,没过几年,他真获得了茅盾文学奖。

我的朋友圈里一位天赋异禀的朋友用微信给我发信息:看过他之前出的另一长篇,客观讲不算好,但我读不下去。我对这个学贯中西、在文化界和经济界都有一些名气的朋友说:我估计是因为气场不对路。

我的意思非常明确,不是作品不好,而是作者与读者不在一个频道上。因为他所说的那部作品我不久前也读过,我喜欢那部作品。

他答:估计是。

接下来便开始我们的微信对话。

我:我感觉确实是气场问题。启东人的文化和语言体系应当属于南方语系,柔润绮丽、丰沛婉转,更适合读苏童和毕飞宇。而很多作家都属于北方语系作家。在北方语系以绝对优势压倒南方语系的大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下,南方读者一般走不进北方语系作家的气场,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就像北方语系的读者读上海方言小说那样,很难理解语言和叙事的精妙。

他:是的,苏童、余华、金宇澄、路内、王安忆等吴地作家,比较适合我的口味。但北方有个王刚,我觉得他挺

兼得斋夜话

一个民族群体高级审美趣味的养成,则需要国家行政权力的支撑与全民同心协力、长期务实、不折不扣的努力。

汉字书法在日本

□杨涛

在日本,无论是去大阪、京都还是奈良,无论是在寺庙、酒吧还是网红商业街,甚至在运输的卡车上,都能看到大量的汉字书法,五体俱全、气息纯正,犹如清酒的口感。他们的楷书多宗“颜欧”,草书常法“醉素”,隶书取法汉隶,篆书则学清末徐三庚。也偶见以日本味浓郁的现代少数字派书风制商标、写店招,则生辣如芥末。

虽说日本的汉字书法是由中国传人,但它们自己的文字——假名的兴盛毕竟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今天,有3000多年汉字书写历史的我们,公共场合使用的文字几乎被电脑印刷体一统天下,而漫步在异国他乡——日本,却反生被汉字书法包围之感,未免有些滑稽。

早期的日本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自己的文字系统,在我国隋朝的时候,他们开始派遣使者来我国求取佛法,汉字(书法)遂随佛法进入日本。日本光明皇后(701—760)笃信佛教,她临写的《乐毅论》点画生动、巧拙相生,就是那个时代那种情形下的产物。日本书法史上第一个巨擘空海(774—835)是曾经入唐求法的僧人,随着空海“取经”的成功,日本平安时期出现了第一个书法高潮。第二个书法高潮出现在镰仓室町时期,与当时的荣西、道元等禅师入宋学习禅宗,同时也带回了新的书法理念有关。以上回顾,或许能回答日本的汉字书法为什么会有如此纯正的“中国味道”的问题。

悬挂在京都南禅寺禅室壁上的《狮子吼》《龙虎之间》,天授庵里的《松树千翠》这三件书法条幅,与寺庵建筑风格、禅理无缝结合,堪称纯艺术、“综合美”的典范,偏偏又兼具了实用的功能。在街头,有许多纯汉字的店招,如“祇园祭”“月下美人”“釜座”“舞扇堂”等,有的干脆用毛笔直接书写在原生的木板上。它们或如翠柏临风,或如游鱼逐流,或如深山古寺,或如美人起舞,只见书者对书法艺术的虔诚之心,不见有丝毫尘俗气与商业味。

个人高级美学趣味的养成,靠一个家庭或个人十年、二十年的努力或许就能实现,一个民族群体高级审美趣味的养成,则需要国家行政权力的支撑与全民同心协力、长期务实、不折不扣的努力。日本政府早在明治五年(1872)就发布了国定学制,“习字”是独立课程,作为教育中的第二位内容,是必修课。在小学初中阶段,书法作为国选修的一部分,以实用为主;高中阶段则归入艺术课,确定如下教育目标:“提高书写能力,加强书法表现和鉴赏的基础性能力,养成爱好书法的心情。”